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听说过“花园村”的上海人并不多,它是坐落在浙中腹地东阳市南马镇的一个村庄。

在探访之前,我就了解到“花园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第一城”。为何“农村”又称之为“城”?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启了此次考察之旅。

从进村开始,眼前不见寻常农村的村舍稻田与阡陌纵横,路边是统一规划设计的红白相间的住宅,红木商铺长廊,还有99米高的雷迪森大酒店和88米高的摩天轮,映入眼帘的还有处劳务市场及一座大型游乐场。目之所及,确实充满了“城”的味道。

见到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后,上述谜团终得破解。原来,花园村作为一个行政村,是在去年11月被浙江省政府批准成为小城市培育试点的。这一成绩背后更令人振奋的成就是:2020年,全村1.4万多名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突破14万元,还享受着30余项公共福利;另有常住村里的5万多外来人口也共享着花园村发展带来的红利。

花园村致富,不在田里,此地种植的是另一种“作物”——基于高科技产业、现代商业和服务业生产出来的高附加值工业产品。花园村现在拥有1家上市公司、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还有近3000家个体工商户。上市的“花园生物”把中科院的项目引进村里,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维生素D3中间产品出口基地。村里的红木家具则是更大的创富“源头”,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红木家具专业市场,也拥有最完备的红木家具全产业链,村里近70%的个体户和红木产业息息相关。花园村40年走出了一条“以工强村、以商兴村、以游美村”的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花园之路”。

“花园村”不仅自己富裕,还实现了先富带后富,强村帮弱村。从2004年开始,花园村从一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0人的自然村,相继合并周边18个村,成为一个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逾6.5万人的大村。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消除村村之间的隔阂,邵书记开出一剂“猛药”,他宣布新井村后的新花园,财务统一、福利统一、村庄规划建设统一,村民看病在医保基础上再报销一半金额;每人每月发米、肉、油、蛋;实行16年的免费教育制等。

花园村的富裕,不是“被人均”的富裕,而是货真价实的“共同创富、共同享福”。

我深深感到,花园村40年发展成就的“初心”在于它秉持的五个“不动摇”方针,即“坚持党委领导、党员带头不动摇;坚持依法治村、民主管理不动摇;坚持发展工业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为民、利民、惠民、富民不动摇;坚持打造中国农村样板、世界名村不动摇”。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和坚持,使得我眼前的花园村如此美丽、富有和现代化。

“花园村”只是中国大地千万美丽乡村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找到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践了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也摸索到了乡村管理的新途径,并创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在花园村开展的乡村振兴综合改革试点,将成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标志,具有首创意义。

规章制度是把双刃剑,弄得好能使坏人不敢作坏而从好,弄得不好会叫好人不从好而使坏。

规章制度制定得好,是好;而不执行,则坏。

放任自流,再好的规章制度也是假面具一副,且害人、坏事越多。

骗子频频容易上手、得手,因为傻子多多可以上当而少得当。

自己喜欢“骷髅”,少叫人家减肥。

注重听取各执一词,注意少听一面之词。

与其喋喋不休地炒作,不如默默无闻地劳作。

不讲情的地方,义无立足之地。

懂己保暖,给人温暖,留世和暖。

有人指错,当为事好;无人指教,当防事糟。

人少持误,事少迟疑。

没有几种应变能力,少来一种应景幻想。

门脸见高,不是坏事,起点高,基础扎实,更好为事;门脸见精,不是坏事,脑子好,经验积累,更好为人。

在计较别人的眼色中行事,做不好你自己的事。

善学、能思、会行,少有不看懂人和想不通事。

要剪,匡正谬误。

雅玩



郑辛遥  
饭局客套话:家宴——味道像饭店;饭店——味道似家里。

某些国家的人吃辣很厉害,如墨西哥人、印度人、匈牙利人、朝鲜人、韩国人……中国某些省份(湖南、四川、湖北、云南等)也以吃辣椒出名,这些地方的人嗜辣椒已经到了“无辣不吃饭”的地步。革命战争时期,部队上也流传着“不辣不革命”的豪言壮语,毛主席吃辣椒的本领和瘾头特别大,他随身带着干辣椒,不吃饭的时候也会把辣椒送到嘴里嚼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有一次宴请贵宾,她照例自带辣椒酱,并向客人解释说:“没有辣椒的饭菜好比是病号饭。”

墨西哥人吃辣椒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他们可以把一顿饭全部用辣椒做成。印度人的炒辣椒更绝:把油熬热了,先扔几个干辣椒到油锅里,接着再放几匙辣椒粉,最后再把切好的新鲜辣椒倒入锅里翻炒。

美国新墨西哥州有个叫哈奇的小地方,每年的9月5日在这里举行热闹非凡的辣椒节,届时进行辣椒品种评比和辣椒菜肴

烹饪比赛,还要选出一位“辣椒女王”。该地一位名叫琼·罗斯福的农民曾培育出长达35厘米的辣椒,从而获奖,并将记录载入《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哈奇这个地方只有居民1300人左右,一到辣椒节,加上各地来赶集的农民,临时人口总量一下子

可翻25倍,人们在辣椒节上出售新鲜辣椒或辣椒酱。

墨西哥也有一个辣椒节,在每年的10月份举行。墨西哥城南部的阿托克潘村的大部分村民从事辣椒酱生产,辣酱节期间村民们当场制作辣椒酱,现做现卖,成为颇受游客欢迎的旅游食品。

辣椒原产南美洲,十七世纪传入我国,故亦称“番椒”,又名“榛椒”“大椒”“辣椒”,有7000多个品种,包括辣的不辣的;其实,只有辣的才叫辣椒,不辣的应称“甜椒”或“彩椒”(包括青椒)。我国云南有一种辣椒,奇辣无比,只要舌尖稍微碰一下,就会使人辣得难以忍受,疼痛万分。墨西哥阿兹台克人把辣椒的辣度分成“辣”到“极辣”6个等级。1912年,美国制药家斯科维尔制定了测量辣度的方法,因此辣度的单位也就叫斯科维尔。一位被称为“辣椒博士”的美国植物病理学家用这种测量方法测出甜椒的辣度为零,墨西哥最辣的辣椒“哈巴内罗”有30万斯科维尔。

辣椒能把人辣出眼泪、辣出鼻涕、辣出汗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农村“战天斗地”,接受“再教育”。公社分配给生产大队一台手扶拖拉机,农忙时替代老牛犁田,农闲时去跑短途运输,农村青年结婚用手扶拖拉机去女方接亲,像现在用奔驰、宝马轿车去接新娘一样时髦和风光。

我在生产队是种植棉花和粮食的。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难得的放假一天。生产队队长一时兴起,去生产大队叫了辆手扶拖拉机,

召集了队里的一些青年男女,“去西郊公园白相”。平时没有娱乐活动的这些青年农民,一听去“白相”,个个踊跃参加。

早晨,太阳刚露脸,拖拉机手小张已经把带有拖斗的手扶拖拉机停在打谷场上,这些青年男女换上了干净的土布衣服,有的女青年头上戴着刺绣的包头巾,像走亲戚一样坐上了手扶拖拉机。约有20个男女青年,挤在一个手扶拖拉机车斗中,相当拥挤,每人只能站立并相互勾肩搭背牵牢着。拖拉机手小张怕出事故,千叮万嘱:“大家相互拉拉牢!”那时手扶拖拉机可以在上海南京路上穿行。

从宝山罗店到上海西郊公园有三十多公里路,手扶拖拉机最快速度约每小时15公里,路上要行驶两个多小时。那时郊区的公路都是煤屑路,路面高低不平,汽车开过,后面马上是一股“腾云驾雾”的灰尘。五月份太阳已经开始火辣辣了,一拖拉机男女青年拥挤在太阳暴晒

不爱吃辣椒的人禁不住要问:“人们何苦要吃辣椒呢?”这是因为吃辣椒有三大好处:营养丰富、祛风散寒、增进食欲。每100克辣椒的维生素C含量超过100毫克,在蔬菜中占首位,此外,辣椒尚含有维生素B1、B2、胡萝卜素及其他营养物质。谚语曰:“三个辣椒,顶件棉袄”。辣椒中的主要辣味物质辣椒素对身体具有刺激作用,

辣椒素一旦和舌尖及嘴里的神经感受器接触,神经递质即将“烧灼”信息传给大脑,大脑便让身体处于戒备状态,心跳和脉搏加快,皮肤血管扩张,从而使人感到“发热”。大脑同时促进胃液和唾液分泌,使胃肠蠕动加快,有利于消化和增进食欲。

辣椒,很多人越吃越想吃。据心理学家分析,吃辣椒后,“烧灼”信息使大脑把身体作为“受伤”对待,促使身体释放一种自体止痛剂,这种自体止痛剂就像少量麻醉剂,能起一种轻微的欣快作用(精神快感),专家称此为“辣椒微醉”。难怪人们明知辣椒很辣,却仍然如此爱不释手。

线历史和变迁的文章,三线人的回忆录,我均剪下收入《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口述上海丛书”“小三线建设”等著作,分析对照同系上海共建的安徽与江西“小三线”之异同,使资料翔实,线索清晰。经大家努力,我们终于出版《我们人民厂——江西“小三线”9333厂实录》一书,被“小三线”研究专家徐有威教授誉为研究“小三线”建设历史的“全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物”。

这些年,作家设专栏、写专题文章不少,可惜星散零乱,难以串接。我着意将相关资料归拢。例如:作家潘向黎在报上开辟“茶可道”专栏。同好这口“茶”的我,欣赏美文,细细品

的高温下,个个热得汗流浹背,会车时,灰尘劈头盖脸地撒来。大家相互对视,个个都像唱京戏的花旦,路上有时一阵阵剧烈的颠簸,大家还会忍俊不禁。

手扶拖拉机开到哈密路延安西路口,离西郊公园近在咫尺。路上有红绿灯,警察见到手扶拖拉机满载一车青年

男女,马上伸手示意拦下。生产队长见状立即上前和警察去说情:“这一车都是革命群众,难得劳动节休息,我组织他们来西郊公园白相!警察同志你宽容一下!我乡下人,不懂交通规则。”生产队长低头哈腰的姿态,一改平时在我们面前盛气凌人、吆五喝六的态度,让我感到相当的滑稽。

手扶拖拉机被拦下来后,即刻引来了围观的群众,大家七嘴八舌,“乡下人难得出来白相的,放一码人家跳跳!”“阿乡乘阿乡轿车来白相西郊公园,嘻……嘻!”他的话,使我心里感到五味杂陈。警察看着一群乡下青年农民,觉得很无奈,顺着马路上群众的说情,把手一挥:“走吧!”大家又一呼轰跨上“阿乡轿车”,小张给足马力,“叭……叭……”地向西郊公园驶去。

那次白相西郊公园,已过了半个世纪。那时没有照相机拍照,可我还是记忆犹新。在那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这确是一次“穷开心,苦作乐”的旅行。这次“旅行”,也让我格外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没想到,小弟六八届高中同学退休李医生竟成了我家的义务医疗顾问。

恢复高考后,李医生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佳木斯医院工作,后出国进修。作为引进人才,他回到了出生地上海,到浦东一家医院任心内科主任。

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的事了。小弟和他虽分隔两地,但联系从未中断。小弟知嫂子有心脏病,就给了我李医生家的电话和手机号码,并说有事尽管问他。想不到,还真的派上用场。

妻因心肌梗塞,一年多前装了个支架,出院后,情况不太稳定。我有点焦虑,第一次与李医生通话。了解情况后,他详细地告知有关疾病的知识和注意事项,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据小弟说,他的旧笔记本上留有三十几个需咨询的电话。

一次妻去社区医院就诊,因电梯坏了,上下三楼只能走,回家躺在床上,呼吸困难,量血压,无显示。我非紧张,即拨通李医生电话。他听完情况,平静地告我:不要紧张,包括病人,好好休息,半小时后会缓解,目前先观察再决定是否急诊。后进展如李医生所料,缓解,半小时后量出血压,基本恢复。

又有一次,妻去复诊,由放支架的医生接诊。他根据射血分数低的依据,即开住院单,需装三相起搏器,费用十余万。我举棋不定,请教李医生。他看了检查报告后,经全面分析,肯定地回答我:不需要装。事后妻的恢复,说明李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有了这样一位心内科的退休专家可以随时咨询,实在是雪中送炭。我几次与小弟商量,要点东西,以示谢意。小弟说,他从不收人家东西的。

我们虽非亲人,也从未相见见过,却受到他亲人般的关爱。他退而不休,分文不取,用电话作为工具,主动义务担任众多病家的医疗顾问。医疗咨询的通话声,充满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

七夕会

她连续写了多年,我随之剪了多年。一俟“茶可道”系列收尾,遂将几十篇茶文自己设计封面,装订成册,最后请作者题签。作者很意外:“读者寄剪报的也有,但从未见有成书的,更无精装本了;况且我书还没出版,自己都没呢。”嘿嘿,这是我独一份的(茶可道)。越明年,正式出版,作家第一时间送来新书。两相对照,那份欣喜,难以言表。

最近,青年作家甫跃辉听到我剪了他十多篇文章并多次询问其第一本散文集《云边路》何时出版时,他对我说:“有您这样的读者是作者的幸运。”我呢,深感可遇不可求之二者,实为彼此之幸,剪报之乐。

吃辣

陈钰鹏



知苑新语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自以为高人一等或自以为矮人一截,难有平等相言与相待。

大千世界遇上几个小人,还真显示不出你的大气大度。

少与小人啰嗦,少为小事啰嗦。

少为小事捣鼓,勿与小人嘀咕。

持有激情向上和积极向往的本色,才有青春常在的五颜六色。

说得在理,心有共鸣而出声;讲得在路,行有共勉而出步。

雅玩

那天,冒着淅淅沥沥春雨,来回乘十多站公交车去邮局,只为买张报纸,准确说是买作家裘山山撰写的报载文章《年龄这回事》。其实,这篇散文我前一天在网上看过,正因为看了,所以去买。出邮局,把报纸套进特意随身带的塑料袋,撑着伞,脚步很是轻快。

我家订报标准是儿子这句话:“老爸,就订你剪得最支离破碎的报纸。”支离破碎,在此并非贬义,相反,是我衡量报纸质量后的真心褒奖。一报在手,再一把剪刀一支笔,感兴趣的文章要剪,有价值的资料要剪,待商榷的议论要剪,特色图文要剪,匡正谬误。

要剪,匡正谬误。

雅玩

雅玩

雅玩

雅玩

雅玩

雅玩

雅玩

雅玩